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一种关注

《北辙南辕》与几乎同期播出的《我在他乡挺好的》一反一正、截然不同口碑的根源在于——

# 观众需要通过观剧理解比日常更本质的现实

郑焕钊

近来，《北辙南辕》与《我在他乡挺好的》两部以北京为背景的女性群像剧，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冯小刚导演的第一部网剧，《北辙南辕》形成高期待与低口碑之间的巨大落差，被观众诟病为不接地气的“悬浮剧”，从开播至收官豆瓣评分从没及格过；相比之下，咖位远远不如前者的另一部网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却收获好评如潮，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直呼“太真实”，不仅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而且引发了朋友圈各种各样安利，豆瓣评分高达8.2。两剧口碑一正一反，凸显了当下以女性群像剧为代表的现实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的“真实性”问题。

## 都市女性群像剧是一种极富现实主义色彩的影视剧类型

作为一个并非严格界定的概念，女性群像剧一般指展现三个或三个以上不同个性与身份的女性面临职场、生活与情感困境的影视剧。女性群像剧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电视剧《一口菜饼子》，但真正奠定其类型模式的是2003年播出的《粉红女郎》和2004年的《好想好想谈恋爱》，而真正带动规模化的类型创作要到2016年《欢乐颂》的热播，及随后的《我的前半生》《青春斗》《谁说我结不了婚》《二十不惑》《三十而已》等类型剧的大量涌现。可以说，女性群像剧是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和消费主义潮流而兴起的一种影视类型：几个不同女性或因同学、老乡的关系，或因为租房或工作的原因，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产生了关联，在一种“姐妹情谊”的互帮互助下，共同克服“在他乡”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并因此获得成长。

此类型影视剧的“看点”聚焦如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三个以上不同身份、性别、性格、阶层和经历的女性，展现了当下社会女性的不同侧面，让女性观众具有较广泛的代入感；其次，不同女性在大都市所遭遇的现实困境，鲜明地展现了社会在城市化过程和消费主义潮流中新的阶层矛盾、性别困境与价值冲突；再次，在女性的“姐妹情谊”的背后，展现了一种立足于女性成长与独立的新时代价值观。在《三十而已》中，顾佳最终敢于离开丈夫开启自己的事业，王漫妮克服了自身对爱情与财富的欲望而寻求自我价值的提升，体现了女性群像剧的角色成长与自我价值的认知；而在《摩天大楼》中，几个不同女性联合起来对抗男性的家庭暴力，实现复仇，也是以“姐妹情谊”对抗男性暴力的价值表现。

“女性”与“群像”的意义，不仅作为一种让女性观众充分代入的观赏快感机制，更重要的是以某种女性集体的共同困境，在更为广阔社会空间与阶层冲突中，展现当下社会某种普遍性的困境，以及在此困境中新女性及其现代价值观形成的逻辑与过程。因而，都市女性群像剧是一种极富现实主义色彩的影视剧类型。一部优秀的都市女性群像剧，既要展现身份、性格与命运不同的女性的鲜明个性，还要透过她们不同的命运深刻地揭示当下社会现实的某种困境及女性集体的命运，更要具有现实导向的新价值观。

以此为标准，冯小刚首部网剧《北辙南辕》并不是一部合格的都市女性群像剧。该剧的败笔之处在于缺乏对现实困境的真实表达，以及其充满问题的价值观。尽管该剧编剧在访谈中标榜所写女性及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皆有实例，但观众并不买账，认为其不接地气，“悬浮”于生活之上。这里的“悬浮”并非指该剧表现的是远离一般观众的一群富人的生活，而是指其人物困境缺乏普遍性与真实感。

实际上，文学影视作品的“接地气”，从来就不是说它们必须只能表现普通人的生活。那些能够进入世界经典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往往因为其表现了非常人生的极端处境，从而开拓出了人性最丰富复杂的层面而获得其成就。也不是说只能以一种写实的手法来表达，喜剧、荒诞、夸张，从来都是表达更高真实性的有效技巧。文学影视叙事的“接地气”，更主要指的是人物命运与戏剧困境的时代必然性与合逻辑性。作为国产女性群像剧的鼻祖，2003年播出的《粉红女郎》，尽管充满喜剧色彩和夸张成分，其对消费主义潮流下都市新女性精神世界的表达却是有力而充分的。《三十而已》尽管也存在人物标签化的问题，但其对当下社会中“30+”女性，尤其是中产阶层女性在家庭、婚姻与事业所面临的困境的表达，也契合了社会普遍性的痛感。

## 观众对“真实感”的呼吁及其共情共鸣的反应，恰恰是对虚假快感模式的不满

《北辙南辕》的问题不在于其表现了有钱的北京人的生活，而在于人物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缺乏必然的生活与艺术逻辑。无论是司梦丈夫的“出轨”及其面临的所谓“生活危机”，还是戴小雨面对彭湃的重新追求在爱与现实中所进行的抉择，甚或是鲍雪与俞颂阳在爱情与事业（信仰）之间的取舍，不仅在叙事推进上极不充分，更重要的是这些困境都缺乏生活的必然逻辑。以司梦为例，编剧意图透过一场“丈夫出轨”的危机，来让她发现自身过度依赖家庭导致自我价值的丧失，从而寻找自我的生活。但无论是作为危机发生条件的这场因实习生无法留下来而编造出来的出轨陷害，还是危机感产生的深层原因的那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本身，都因缺乏真正的矛盾冲突和生活逻辑，而让人无法信服。

至于矛盾的解决，剧中也过多依赖于某种极具“金手指”式的开挂方式让矛盾轻易化解，如司梦轻易就获得写作的成功所带来的自我实现的出路、俞颂阳攀岩成功解决了鲍雪与他之间存在的幸福生活的矛盾、戴小雨靠着一把嘴轻易获得高薪工作而且在失去生育能力后奶奶的遗产与爱情轻巧地降临……在生活与艺术逻辑缺失之下，困境不“困”，难题不“难”，矛盾就如此轻飘飘地获得了消解，观众又如何从中产生共鸣？

而这种“金手指”式的解决问题的快感模式，使人物的成长看来显得极其虚假。鲍雪的幸福生活观以牺牲自身专业成长的机会（为了男友的底线而放弃拍摄艺术片）而又以成全男友攀岩的成功而解决，这难道不是对男性价值的屈从？同样，尤珊珊式的“不能将青春明码标价”难道不是以损害女性利益作为其基础？尤珊珊、冯希的自我救赎也不过是借助于男性来实现？这与《欢乐颂》中女性最终仍然需要男性救赎本质上如出一辙。

与之相比，同样书写北京这座都市下的女性命运，《我在他乡挺好的》不仅因为其在对象上，选择了那些为了留在北京，苦苦挣扎着、奋斗的普通女性——奋斗多年事业却仍无法上升的乔夕辰、尽管努力却因背后没有资源而被辞退的抑郁症患者胡晶晶、事业已有成就但因患病单身缺乏安全感的纪南嘉，以及满足于爱情小世界但经不住外界对女性消费诱惑的许言——因而更容易引发人们的共鸣，也不仅因为其在叙事细节上做到了极致，像挤在拥挤地铁、遭遇房屋中介诈骗、奇葩合租室友、半夜加班打不到车等的真实性所带来的观众共情，更因为其更深次地揭示了北漂女性的集体性困境：在寻找胡晶晶自杀真相的暗线推动下，不仅揭示了将胡晶晶推向抑郁与死亡的各种社会动因，还立体展现了这些女性为了让自己不被裁员还能工作再进一步，或者为了在同事间活得更加“体面”，或者为了在这种庞大的城市中获得一份安全感而不无艰辛而焦虑地生活的状态。在略带晃动镜头纪实风格之下，剧集丰满细节的铺垫、人物情绪准确地演绎以及每个人陷入于外部压力与内心价值之间的失衡，这一切都无比真实地展现了这个时代大城市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剧在书写了女性现实焦虑的同时，并不屈从于现实，纪南嘉在面对婚恋、买房与生育焦虑之后的释然，许言在经历“包包”“整容”等焦虑之后慢慢成长，而乔夕辰也从逐步走出工作事业的焦虑，从焦虑价值观中出走而实现多样的价值追求，同时也书写了各种“打工人”之间的善意，经历苦难而相互理解的过程。这一切让《我在他乡挺好的》充满了人文价值。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到网文改编影视剧叙述模式的影响，不少现实题材影视剧徒有当代背景，其内里仍然是“金手指”式的开挂人生和快感模式，缺乏扎根于生活的现实逻辑及其精神价值，成为一种“伪现实主义”创作。创作者恰恰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观众不仅需要影视剧提供逃离现实的幻想空间，更需要通过影视剧理解比日常更本质的现实世界。观众对“真实感”的呼吁及其共情共鸣的反应，恰恰正是对虚假快感模式的不满。《北辙南辕》与《我在他乡挺好的》截然不同的命运，根源正在于此。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北辙南辕》剧照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观点提要

都市女性群像剧是一种极富现实主义色彩的影视剧类型。一部优秀的都市女性群像剧，既要展现身份、性格与命运不同的女性的鲜明个性，还要透过她们不同的命运深刻地揭示当下社会现实的某种困境及女性集体的命运，更要具有现实导向的新价值观。

热点透视

# 多少汉语表达的滋味泯灭于动辄“死去活来”的流行语

徐默凡

近来，不少简单粗暴型的网络流行语不断冲击着我们的视野，一点点小成果就是“yyds（永远滴神）”，一点点小激动就是“awsl（啊我死了）”，一遇到困难就是“大无语”，稍有点起色又“杀疯了”，不管是赞叹还是嘲讽说一句“绝绝子”总没错……至于“笑死”“美爆”“丑哭”之类更是天天见面，不绝于耳。

其实，这一类流行语并不是新兴的语言现象，在历年网络流行语中经常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如“我太难了”“奥利给”“洪荒之力”等等，只不过以前是暗潮涌动，今天变成汹涌澎湃了。

这样的流行语背后有什么共性？它们为什么会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语言潮流？它们会怎样影响汉语表达？

## 语不惊人死不休泛滥开来，它已没有太多表达价值

上述流行语的语义共性都是极度夸张，语不惊人死不休，靠极致性表达实现大众广泛传播的效应。其实，日常语言中的高程度表达也很常见，汉语中的相关词语就有“很”“非常”“特别”“极其”“厉害”等，但是网络语言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极致表达大量涌现，带有浓烈的夸张色彩；二是随意使用最高级，导致语义贬值严重。

在人类社会中，“死亡”是人人惧怕的事情，死亡禁忌使人不愿意轻易提起和“死”有关的事情。因此，在日常语言中一旦要用“死”“要命”来形容，就一定是很少发生的极端事件，而且往往带有负面色彩，比如“累死”“忙死”“穷得要命”“疼得要命”等等。但在网络流行语里，“生死”不再“攸关”，人们动辄“寻死觅活”，可以“哭死”“笑死”，可以“美死”“丑死”，“awsl（啊我死了）”更是可以挂在嘴边，一天下来不知道要“死去活来”多少次。

在物理世界中，“爆炸”伴随着声、光、能量的瞬间爆发，极具感官冲击力。因此，“爆”“裂”“炸”“毁”等语素也发展出大量夸张用法，成为网络极致表达的宠儿。“这个研究让全世界都炸了”“震惊！这样的言论毁三观”，耸人听闻的公众号标题随处可见。“我裂开了”“原地爆炸”“演技炸裂”“口碑爆棚”等也是挂在嘴边，谈笑间一片“硝烟弥漫”“战火纷飞”。

在神话世界里，神仙代表了尘世无法企及的无上神通，但在网络语言中也被网民们拖下凡尘，用来表达极致的程度。学校里有“学霸”“学神”，演艺圈有“男神”“女神”“小仙女”，报道里有“神展开”，新闻里有“神转折”……当然，神通不灭，他们都是“yyds（永远滴神）”。

这些极致表达和传统的程度副词相比，因为其生动形象的隐喻属性，无疑具有更大的新鲜感和更大的冲击力，但是也带来了语词世界的“通货膨胀”。经济领域里，不断发行大额货币会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越来越不值钱。语言世界中，极致表达大量涌现，不区分实际情况到处滥用，就会导致“语义贬值”——语词失去自己的确定内涵，甚至变成一个纯语气成分。

我们来考察一下yyds（永远滴神）的演变过程。yyds最早出现在电竞圈，被游戏主播用来赞扬电竞选手出神入化的游戏操作。后来扩展到饭圈，被粉丝用来称赞爱豆（偶像）的杰出表现。在出圈以后，yyds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不仅可以用来赞美人物，也可以用来赞美国家、机构、组织，进而扩展到事件、事理、事物等，一切皆可成神。与应用域不断扩大对应的就是“封神”的门槛不断降低，只要略有优点，都可以yyds，比如“初三14班yyds！”“盐水棒冰yyds！”“《黑猫警长》yyds！”……到了这一步，yyds已经变成了一个口水词，主要用于宣泄情绪，没有太多的表达价值了。

## 极致表达是增强网络情感交流的重要补偿手段

网络交际中的极致表达形成势不可挡的流行趋势，主要根源在于语言使用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化。

网络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社交范围。网络社交成熟之前，我们的口语交际对象只是数量有限的亲朋好友，书面语交流主要是对纸质媒体上规范表达的单向接收，特定语言单位的使用频率、传播速度都十分有限。一个语言表达要想成为社会流行语，往往要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媒体发酵，然后才能脱颖而出。但是通过大浪淘沙，传统时代留下的流行语往往文质兼美，会流传久远甚至进入词典，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到了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成百上千的社交好友，每个人都在微信、微博、QQ等社交软件上“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一个新鲜的用法通过几何级数的病毒式“传染”，在短短一两天内就可以风靡全国。按照语用规律，一个语言形式使用频率越高，适用的场域就会越广，但是语义泛化、语义贬值也就会越严重，新鲜感很快就会过去，无数的极致表达“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天”了。由于变换快速，升级换代频繁，就给我们留下了极致表达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印象。

网络交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播特点——交际双方不在同一空间，不能交流现场信息。这就导致表情、手势、体态、语调等语言外因素不能被觉知，而这些因素主要是用来进行情感交流的。交际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表情达意”，网络交际能“达意”，但“表情”有很大的欠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网络语言发展出了很多特有的传递情感的手段，比如五花八门的表情包，比如“哈哈”“呵呵”“呜呜”等拟声词语的活用。只要细加体察，我们就会发现极致表达也是增强网络情感交流的重要补偿手段。极致性词语除了具有程度义以外，更多是在表达情绪，“神”“哭”“死”“疯”“爆”这些语素都富有形象色彩和情感色彩。说一个人是“女神”不仅是夸她能力出众，更多是在表达敬仰的情感；说自己“笑死”，主要不是说事情好笑，而是在渲染自己的强烈情绪。因为这些情绪不能借助现场因素有效表达，所以只能通过夸张的语义来曲折传递了。

## 失去表达丰富性的同时，也就失去了表达的精确性

极致词语的泛滥使用，固然是网络传播的特点应运而生的，但显然会对我们的语言表达产生一系列影响。

首先，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最高程度，也就失去程度表达的价值。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事件是纷纭复杂的，人物是性格迥异的，事物是千姿百态的，如果都用一句“奥利给”或者“yyds”来一以蔽之，在失去表达丰富性的同时，也就失去了表达的精确性。这就像通货膨胀到最后，任何小面值的货币都会变成废纸退出流通，而大面值的货币也不再具有客观衡量商品价值的功能，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

其次，大量极致词语不仅语义泛化缺少明确的语义特征，而且在语形上也往往“粗制滥造”，没有语言美感和语言智慧。yyds、awsl只是拼音缩写，“夺笋”“碉堡”是没有营养的谐音梗，“笑死了”“美哭了”“杀疯了”“我太难了”更是简单的口水话。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番热闹之后，留下的可能只是满地垃圾。

更值得警惕的是，滥用极致词语会对我们的思维活动产生深远影响。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还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还会对思维过程产生极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不易察觉，却是潜移默化的，不经意间就会塑造一代人的思维品质。

滥用极致词语会诱导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我们观察对象、思考问题依靠的语言，语言简单粗暴，思维也就简单粗暴，如果下意识之间跃出脑海的都是极致性词语，就会使我们不再去辨析对象之间的精细差别，不再去体会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语言把简单的表达模式强加给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语言的奴隶。我们不再精益求精，不去追求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各种境界，因为“yyds”已经包揽一切。

滥用极致词语还会导致思维活动的情绪化倾向。重要的似乎不再是事物的本质特征，而是主观情绪的宣泄，长此以往难免使人的情绪表达重于事实表达，甚至忽视事实，把本能的情绪反应凌驾于缜密的理性思维之上。

咬文嚼字，咬嚼的是生活的滋味，咬嚼的是思维的品质。让我们在流行语脱口而出之前，停下来慢慢想一想，是否还有更贴切、更精致的表达？

（作者为语言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